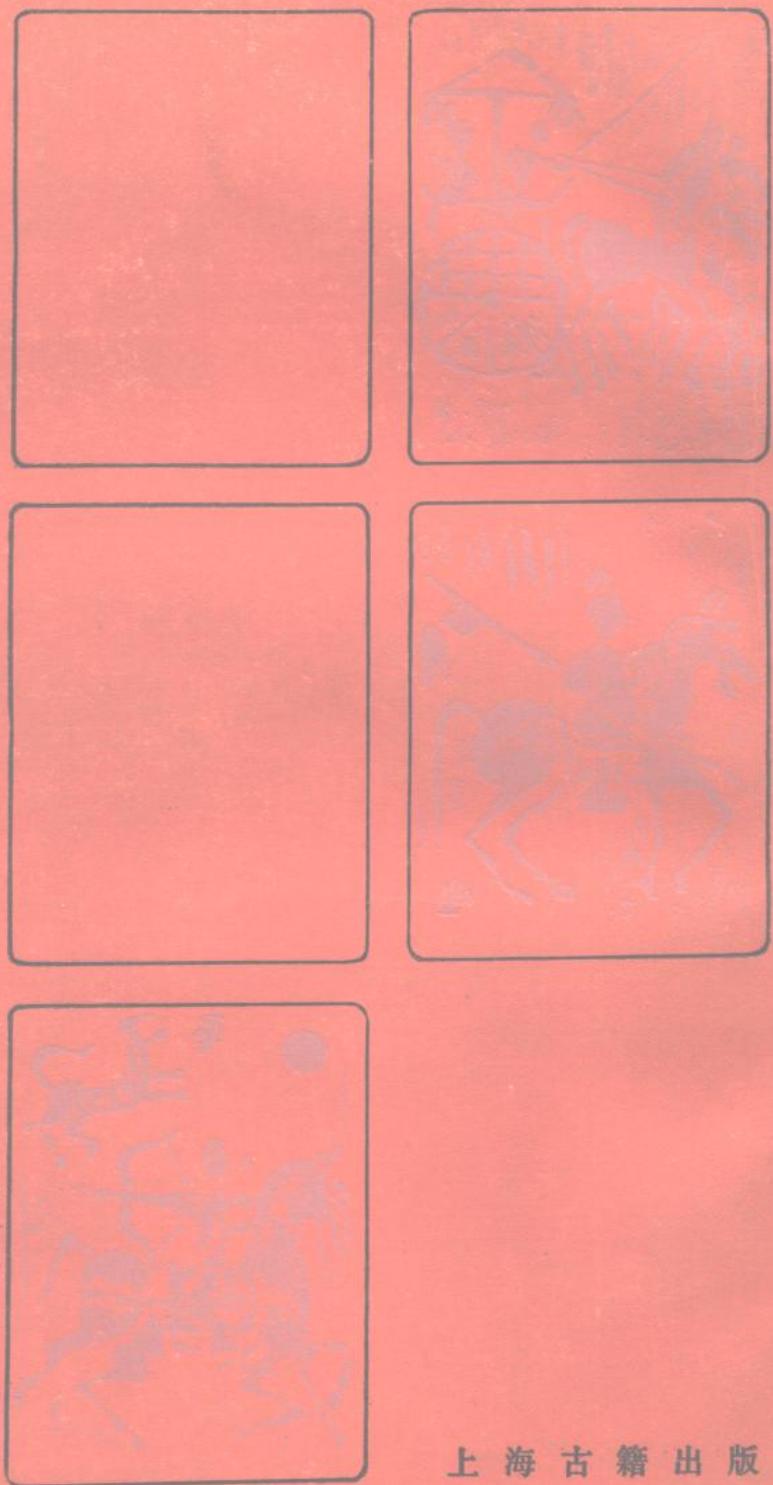


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羅根澤著

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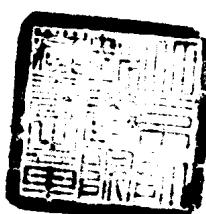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9552

1069552



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

羅根澤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由華名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懷江前進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8.375 檢頁 5 字數 416,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6,000

統一書號：10186·520 定價：3.00元

出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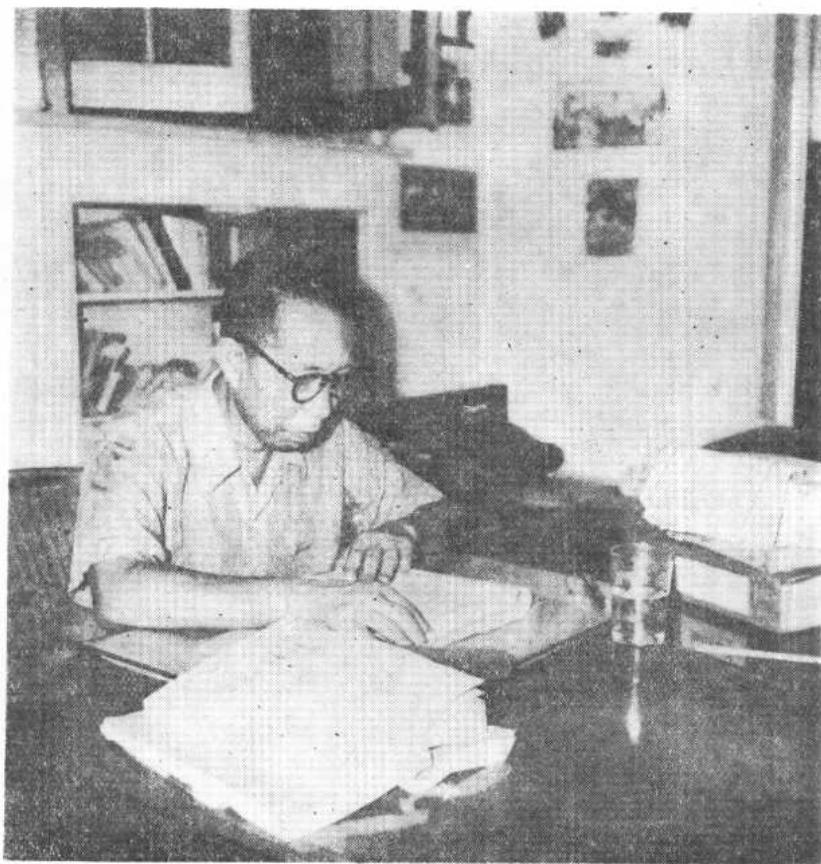
本論文集收輯了已故羅根澤教授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論述四十二篇，包括曾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及未曾披露的遺稿。

羅根澤（一九〇〇——一九六〇），字雨亭，河北深縣人。一九二九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及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解放前先後在河南大學、天津女子師範學院、河北大學、中國大學、安徽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西北聯合大學、中央大學授讀，解放後一直在南京大學任教。他以治諸子學及中國文學批評史著稱于世。這兩個方面的研治成果，主要匯粹於他在一九五七年編定的《諸子考索》及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他也會致力於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除早在三十年代初出版的《樂府文學史》及作為交流教材由南京大學印發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外，曾留下幾部中國文學史草稿，可惜過早去世，未及完稿。從本集，可以窺見其治文學史的主張、對文學起源和某些文體起源的探索，以及對一些作家、作品的論析和考證。

本集的出版，曾得到南京大學趙瑞蕻教授和羅先生女兒羅倩同志的協助，並承胡問遂先生為本集題簽，在此謹志謝意。



耀根澤像



羅根澤在工作

羅澤根手迹

某人字記，未字其詳。中間有兩處被墨水遮蓋，無法辨認。右側有三行小字，無法辨認。

此信是羅澤根寫給他的朋友的。信中提到他剛到上海，住在朋友家，並向朋友借了錢。他說自己沒有錢，但會盡力還錢。他還說自己在船上工作，生活很艱難，但希望朋友理解。最後他說自己會盡力還錢，並請朋友不要擔心。

羅澤根的字跡工整，筆畫有力，結構合理。他在信中使用了許多文言文和古語，如“某人字記”、“中間有兩處被墨水遮蓋，無法辨認。右側有三行小字，無法辨認。”等。

這封信展示了羅澤根當時的生活狀態，也反映了他對朋友的誠實和感激之情。

目 錄

中國文學起源的新探索.....	[一]
我怎樣研究中國文學史.....	[八]
研究中國文學史的計劃.....	[三〇]
學藝史的敍解方法.....	[三六]
文學與文學史.....	[五]
鄭賓于著《中國文學流變史》.....	[三]
現實主義在中國古典文學及理論批評中的發生和發展.....	[六]
中國詩歌之起源.....	[八九]
何謂樂府及樂府的起源.....	[九九]
五言詩起源說評錄.....	[三七]
七言詩之起源及其成熟.....	[一六七]

絕句三源

古奴隸社會的奴隸謠謡

《古詩十九首》之作者及年代

《胡笳十八拍》作於劉商考

陶淵明詩的人民性和藝術性

陶淵明的生平、思想及其作品的現實主義與藝術價值

三論陶淵明詩

略談鮑照

讀《詩品》

南朝樂府中的故事與作者

《木蘭詩》產生的時代和地點

《木蘭詩》產生時代和地點的討論

《水調歌》小考

《霓裳羽衣舞曲》底故事、歌辭及舞容

李白愛祖國愛人民的一面

杜甫之思想及其對詩之見解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楊萬里的詩學淵源及貢獻………	[四五]
阮閱《詩總》考辨………	[四九]
郭茂倩《樂府詩集》跋尾………	[四二]
跋陳眉公集《古今詩話》………	[四四]
 散文源流………	
先秦散文發展概說………	[四六]
《洛陽伽藍記》試論………	[四七]
《李邕墓誌銘》跋尾………	[四八]
韓歐禰佛的反響………	[四六]
讀《東坡七集》………	[五七]
蘇軾的文學思想………	[五八]
筆記文評雜錄………	[五九]
筆記文評新錄………	[五六]

曹雪芹的世界觀和《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精神及社會背景………

中國文學起源的新探索

一 理論的起源與史實的起源

中國文學起源，是中國文學史上最需要解決，而又最不易解決的問題。不易解決的最大原因，是理論的起源和史實的起源糾纏不清。本來理論的起源是文學理論上的問題，不是文學史上的問題。文學理論上所謂文學的起源，說法不一，大體可分為三派。現在說中國文學的起源，就以中國人的說法為例：

(1) 唯心說。如《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就是說詩出於情志，內心裏有了勃勃欲發的情志，便不期然而然的表現為詩歌舞蹈。詩歌的聲調是音樂，詩歌的詞句便是文學。

(2) 唯物說。如鍾嶸的《詩品·序》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譜舞詠。」「形譜舞詠」要等待「氣之動物，物之感人」。可見感人的氣物是舞詠的原動力。所以又說：「若乃春風春鳥，

秋日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序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寫景的詩歌隨着四序變遷，寫情的詩歌隨着感蕩不同。總之，文學生於事物的感召。

(3) 心物二元說。如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篇》說：「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之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文思的陶鈞在「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五藏精神都可歸於主觀之心，所以劉勰的意思好像說文學產於內心的證發。但《神思篇》又說：「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物色篇》也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好像是說文學產於外物的激蕩。合而觀之，知他主張心物二元說。

在西洋，有的說文學產於人的表現本能，可以歸入唯心說；有的說產於模仿外物，有的說產於性愛昇華，可以歸入唯物說；有的說產於遊戲衝動，有的說產於勞動慰安，可以歸入心物二元說。無論唯心說，唯物說，或心物二元說，都是在探求某種情形之下可以產生文學，應當稱為文學的產生，不應當稱為文學的起源。祇以上古的由無文學而至有文學，也是產生於這種情形，由是一般地

都稱爲文學起源。實則上古的在某種情形之下產生了文學，現在的人也還在某種情形之下產生文學，還是稱爲文學的產生，比較恰當。就算是文學的起源吧，這種起源不惟沒有縱的時間限制，也沒有橫的國別限制，中國的文學起源於某種情形，外國的文學也起源於某種情形，祇能討論文學的起源，不能解決中國文學的起源。中國文學的起源，是文學史上的課題，不是文學理論上的課題；是探求史實的起源於那一時代，不是探求理論的產生於何種情形。

二 推測的起源與考證的起源

話雖如此，但是我們業已說過，上古的由無文學而至有文學，也是產生於這種情形，由是有人據以推測中國文學的起源。如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懼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謡，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莫覩，稟氣憶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

沈約的推測，當是在探求中國文學的起源，但中國的文學假設是「自生民始也」。其他各國的文學也是「自生民始也」。這倒很輕便的解決了各國文學的起源問題。事實上各國文學的起源，並不即是史實的起源。史實的起源問題的解決途徑，要從考證下手，不能從推測下手。

三 舊說的努力提前

從考證下手以探求史實的中國文學的起源的，可以分爲舊新兩派，舊派極力提前，新派極力拉後。

舊派的考證中國文學起源的多至不可勝數，我們不能一一臚列，祇臚列幾種有權威的學說。就我所知，鄭玄是考證中國文學起源的最早的一人。他在《詩譜序》裏說：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孔穎達《正義》說：「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又說：「大庭，神農之別號。」軒轅是皇帝，高辛是帝嚳，這是人盡知道的。鄭玄斷定詩的興起不在伏羲的時候，神農皇帝以至帝嚳也因爲載籍沒有說過，所以不能斷定有無，《虞書》上有「詩言志」的話，可以斷定詩始於虞舜。既然斷定始於虞舜，則對於神農皇帝以至帝嚳時代自然是疑爲無，起碼疑爲無的成份不會少於疑爲有的成份，但孔穎達《正義》卻爲之解釋說：

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簀杼，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蕡桴而土

鼓。」注云：「中古未有笙簧。」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蠟。」蠟者爲田報祭。案《易·繫辭》稱神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爲一。大庭有鼓簫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爲疑辭。

則是疑爲有了，而是代鄭玄疑爲有了。又說：

案《古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旣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爲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然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簀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爲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有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爲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

一則說「鄭疑大庭有詩」，二則說「鄭說疑大庭有詩」，實則鄭玄說：「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何賞疑有詩？鄭玄對於大庭至高辛的有詩無詩，沒有下斷語，還可勉強釋爲疑有詩；對於上皇明明白白的斷定無詩，孔穎達《正義》也在「諒不於上皇之世」下疏云：「鄭知于時信無詩，上皇之時，舉代淳樸，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

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爲什麼又說「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書契以前是什麼時代，孔穎達雖沒有說明，但既據鄭說疑大庭有詩而加以前進的推測，當然在神農之前，神農之前便是伏羲。鄭玄所謂詩是否包括歌謡不可知，孔穎達將詩與歌謡分爲兩種，詩產於書契以前，至於「上古之時」，則「徒有謳歌吟詠」。「書契之前」已在伏羲時代，「上古之時」當然更在其前。現在的文學範疇，一般的都包括歌謡，那麼照孔穎達的說法，文學的起源可以說遠在伏羲以前了。

鄭玄說詩之道放於虞舜，解釋鄭說的孔穎達，却能提到伏羲以前，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能於無文處生文。自然現在我們不是在墨守鄭學，而是在討論文學起源，祇要他說的文學起源，有證據，合事實，我們一樣信從，並不管他合乎鄭說與否。無奈他所舉的證據都出於漢儒所纂輯的《禮記》，近人都知道著作的時代很晚，就依《漢書·藝文志》的說法，也頂早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漢高祖元年當公歷紀元前二〇六年，黃帝元年當公歷紀元前二六九七年（據《辭源》附錄《世界大事年表》），依《皇極經世》及《通鑑輯覽》等書推算）。神農前於黃帝五百三十年（據司馬貢《補史記三皇本紀》），伏羲前於神農還有若干年，那麼最低要有三千多年，七十子後學的距離伏羲也起碼有二千七八百年，比我們現在距離七十子後學的時代還遠。假使沒有古證，我們憑空說七十子後學有如何如何的詩文，一般人能以相信嗎？但是對七十子後學的沒有古證的說距離他們有二千七八百年的伏羲時代有詩或謳歌，竟是相信，這是由於一般人的時間觀念不清楚，以爲伏羲是古人，七十子後學也是古

人，漢儒也是古八，古人當然可以知道古人，卻沒有想到漢代的古人距伏羲時的古人有三千多年，怎麼能憑空知道？

經學家沾沾於六藝，祇能提到伏羲時代，文論家旁涉諸學，由是更上推於葛天氏時代。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

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

又《樂府篇》云：

葛天八闋，爰乃皇時。

他沒有說這是文學的起源，但既言及「葛天八闋」，則文學的起源，至晚也在葛天氏時代。所謂葛天八闋，見於《呂氏春秋·古樂篇》說：「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呂氏春秋》的編著在秦始皇八年（據本書《序意篇》），即西歷公元前二四〇年；葛天氏的時代不可確知，可知的據《路史》在伏羲以前；那麼中間的距離，起碼有三千多年，《呂氏春秋》的編者，何能憑空知道葛天氏有八闋？我們要知道諸子的著書目的是立言，採用的手段是託古，所以時代愈後，所託的古愈古。孔子已說夏殷的「文獻不足徵」（《論語·八佾篇》），後於孔子的墨子却「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告訴儒家的公孟子說，「子法周而未法夏也，非之古非古也」（《墨子·公孟篇》），則墨子